



澄書館
評書·單弦·評彈
吳荻 東直門外
雲階行館

「您明天来吗？」「来。」「行，明儿见。」
我发送一大段微信语音说明采访意图，澄书馆创始人张添羽毫不客气，只回了「个字，语气像极了招呼一位老朋友。他的话外之意不言自明：要采访，来听书吧。」
2014年，这个1988年出生的北京土著男生干了件很酷的事。他与经验丰富的「70后」说书先生吴荻，在著名文艺社区当代MOMA开了一间「澄书馆」，每周日下午两点，说评书，吸引这座城市的年轻人。选址堪称「高大上」，你站在巨型格子连体楼下仰头看，那巍峨高悬的空中连廊，便是澄书馆老巢所在。

抵达「澄」云阶行馆的直梯隐藏于底楼咖啡馆中。我穿过咖啡座，看见电梯门前已排了十来个人，都是来听评书的。大家相视一笑，好像身处《哈利·波特》中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」，共赴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魔法世界。
在现代感满满的东直门，这个小世界足够奇幻。落地窗外是二环分秒必争的车流，而窗里空气恬淡，一百号观众捧杯清茶，取块凤梨酥，在阶梯空间落座，静等说书人。
「张座不够用，工作人员抱着蒲团帮忙添位。」
「啪！」吴荻一拍醒木。
「开书！」书友们的掌声附和。
这一日恰逢丙申猴年的开篇首演。吴荻一袭青色长衫，开讲《西游记》「火云洞圣婴大王用三昧，枯松涧芥天大圣搬救兵」。

澄书馆现场



澄书馆现场

澄書館

評書·單弦·評彈

做一间评书馆 干净好玩儿

◎文/沈杰群



吴荻



张添羽

茶馆和戏园子本质上就是livehouse 民国都是这种方式

评书开场，张添羽在馆里前后逡巡，留心观众需要，盯紧说书进度，或是接住吴荻偶尔抛出的谈谐互动。

看到台下二三十岁年轻人占了观众的九成，张添羽和吴荻很开心。“成为京城最受年轻人欢迎，最好玩，最有文化气息的说书的地方。”澄书馆初衷在此。他们颠覆了老书馆那种“垂垂老矣”的听书氛围，让年轻人爱听最传统的东西，这才是意义。

最初张添羽找到吴荻，提出办书馆的念头。吴荻问他：“你要借这个书馆达成什么目的？”张添羽回答：“就是玩儿。”吴荻说，那就行了，可以合作。在他眼里，艺术最好状态就是“玩儿”，不以此牟利谋生。

吴荻本职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美术教师，而张添羽平日要忙活自己的公司。两条生活轨迹，彼此脾气相投，愿意玩儿得更纯粹、更专业、更地道一点。他们一拍即合。

2014年8月，澄书馆开门迎客。吴荻开讲《梦盒说梦》系列三个短篇：《三国志》隆中对的“家国天下梦”、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“烟花脂粉梦”和《董窗异草》的“三生梦”。随后是长篇评书《西游记》和评书版《聂隐娘》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
吴荻说《西游记》，谈吐诙谐风趣，流行词汇迭出，宛如书馆里的“段子手”。活灵活现的表演是一绝，语音语调、动作和神态随着角色而变换。现场他讲到红孩儿吐三昧真火，认真模仿起原著的描述——“一只手捏着拳头，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”，这般“发威”姿态逗笑了一片观众。“我认为评书是以语言讲故事，不仅仅讲故事。”吴荻对“演”要求很高，必须完全进入每一个书中角色。

现场一个书友对我说，能给予思考和启示，是吴荻评书可贵之处。吴荻擅长以佛理说故事，自称为“吴氏西游”。吴荻更愿意叫西游为《西游证道》，而不是《西游记》，“记”是故事，《西游证道》是证悟大道，借西游说人生之道。他在评书中一再强调西游宗旨，如一版序言里所写，“所言者在玄奘，而意实不在玄奘；所纪者在取经，而志实不在取经，特假此以喻大道耳。”

他强调所谓评书，评论在前，书在后，旨在启发观众理解原著。吴荻“演”书，“悟”书，为内容大厨，烹制澄书馆的美味正餐；张添羽则是运营担当，为活动策划和品牌宣传调配出各式玩法。

演到猪八戒出世时，澄书馆规定，“观众属猪或体重超标或怀抱猪玩具的享受半价”；年尾“疯”箱演出正逢“红孩儿”出场，“只要见红，一律1元入场”（穿红衣、染红发、抹红唇皆可）。

以前张添羽做过livehouse（具备专业场地和高质量音响设备的小型室内场馆）摇滚乐演出，他将经验移植到书馆上。“说相声、说评书的茶馆和演戏的戏园子本质上就是livehouse，民国都是这种方式。”

澄书馆还签约了“荔枝FM”，每场演出的录音上传到官方电台，供大家免费收听，公开传播。据张添羽介绍，“十几个月下来，电台的收听量已经超过130万次，许多外地甚至海外的书友会天天眼巴巴等着我们更新，也有很多听众在后台或微博微信给我们留言，表示白听了这么久吴荻先生的书实在不好意思，一有机会来北京一定要来书馆现场亲自感受，‘把欠了这么久的门票补上’。”

中国美学不是没了，而是你不容易发觉

聊起评书情结，张添羽打小就种下了。小时候在家看电视，袁阔成、单田芳等大师的评书他听来格外带劲，“看一个老头，凭一张嘴，呼噜呼噜就把一个故事说明白了”。张添羽向我开玩笑：“现在有些人觉得评书无趣，接受不了，那可能是童年阴影，曾经听到了无趣的说书人。”

评书，是讲故事的艺术。张添羽记忆中，自己这块能力的巅峰得追溯到幼儿园。那时他住校，每晚饭后有个互动时间，小朋友轮流讲故事。张添羽每天都讲，以看过的动画片为基础，拿主人公自由胡编新故事，底下听得很热闹。这一点讲故事的能力，上小学就被“规划”得没影了。

然而对评书的感情不曾中断。因父亲在电台工作，张添羽对台里主持传统曲艺节目的主持人印象深刻，也深受熏陶。待到2007年，张添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读书时，郭德纲正火，把传统曲艺带进了主流环境，于是张添羽开始听相声，重新听评书、听大鼓、看戏、听南方评弹……若说幼时是被动的感染，这一时期则是主动寻找和研究的过程。

大学毕业后，张添羽进北京电视台当了几年导演。工作较轻松，他便跟着兴趣走，闲暇自己做起工作室，拍宣传片，拍MV，做话剧……后来干脆辞职开公司，做有关青年文化的生活美学。

如今，周日通通留给了澄书馆。“我就是想把中国本来的东西提溜、传达出来。那些东西变得你不太容易发觉了，但不是没了，只因为你看不见了。”张添羽说。

他又打了个比方。“你会记得今年过年你奶奶穿了什么衣服吗？老年人在一年最重要时间拿出最漂亮的衣服穿。那件衣服如果脱下来挂在展厅，打上灯光，以观展态度看，巨漂亮。但你的定式里，只会认为她是你奶奶，注意不到衣服。我打算做的事，就是想把看不到的东西highlight（强调）出来。虽很平淡，但有中国美学在。”

开了书馆，他这么跟父母交代初衷：“周末我怕没事儿干，又怕有事儿我不爱干，所以我开一个挣钱还能看演出的地方。”每周日能固定听书，和老观众们聊聊天，感觉很舒服。“我帮他们创造一个东西，同时完成了自己想法，很有成就感。”

观众都特别好，特别有意思。张添羽忽然说。关于澄书馆，张添羽从不和观众聊内容，只问一句：“喜欢吗？”“还来吗？”他明白，愿来听书的，都是真心喜欢。“当代MOMA位置不好找，有缘人才来。你选在这个地方，他就像知道意图，楼下是书店、电影院和咖啡厅，有文化生活氛围，更接地气。”

澄书馆欢迎小朋友，我现场就看见一个，顽皮地趴在桌旁。张添羽说，我们的演出禁止孩子入场，爱玩是天性，满场跑，想怎么玩儿怎么玩儿，玩儿的时候耳朵里能听到评书，多好。比如那个爱钻桌底的小孩，还在澄书馆观众面前表演过说故事，大家都听懂了。

观众让他很服，很感动，他们会主动帮忙搬运、布置、卖票、倒茶……“哈哈，变成自助了！做文化生态最重要，形成气氛，不是生意。有气氛的生意比单纯的生意更有生命力。”

澄，让艺术回到干干净净的状态

澄书馆的“澄”字，取自吴荻的美术教室“澄观堂”，典故出自魏晋南北朝艺术家宗炳的“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难遍睹，唯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”。

吴荻和张添羽理解一致，澄，就是干净，让艺术回到干干净净的状态。他们自信澄书馆能做出纯粹的艺术。首先，并不靠评书卖票挣钱养活自己的生活。演出和生活没有直接关系，不和利益挂钩，所以能够精良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到，而不是跟着活儿走。“如果拿挣钱当首要目的，评书这件事真没戏。我们看明白了，评书没有那么大市场，只能用高智商方式开发，我们也没那么能耐，只能把这个阵地占住，起码让它在这群人的生态里一直存在，能活下去，才有延续的可能。”张添羽看得很清楚。

和传统书馆比，张添羽自认为在运营上拥有优势，善于运用成熟的市场化思维。“文无第一武无第二，谁都不专业，谁专业就是老套，一直按一个思路走不会精彩。”

另外，他们都没有“混圈子”。因此特质自然，能做出和主流圈子截然不同的新内容。吴荻告诉我，他教美术、做京剧、做评书，但和每个圈的人交流都不多，不来往。

“您就是一个自在的布衣吧？”我问吴荻。“对，白衣御相！哈哈！”他笑起来。

在张添羽看来，吴荻把说书这件事变得很负责任，这和表演糊口不一样。他不沾染江湖习气，是一位学者类型的说书人，很有“先生”的感觉。吴荻推掉了一些外界表演邀约，沉浸于个人爱好中，譬如在学校元旦晚会上反串杜丽娘，演一《牡丹亭·游园》。

2015年，袁阔成和刘立福，两位评书大师去世。吴荻听他们书长大，亦从大师表演中习得诸多评书技能。“我们这代人不可能复制袁先生的‘三国’，只能以我的角度还在讲‘三国’。《西游记》没有很多人讲过，我愿意做下去，让听众从西游里得到一点生命感悟，比如心静了。”

近来，张添羽在着手干一件大事——《聂隐娘》评书出版物众筹。去年候孝贤导演的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引发轰动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商量决定，要将这部“一千多年没人说过的评书”重新整理表演，配合书、画、装帧设计，做出一部评书史上从没有过的跨界作品——“评书《聂隐娘》出版物”。

吴荻查阅大量资料，以《聂隐娘》原著为主线，加入历史背景和人格描绘，推演前传渊源，让聂隐娘立体、饱满起来，重出江湖。“语文组老师问我，原文那么短怎能说上四个小时？我说那就是说书人的本事啦，四个小时还太赶了，再加两小时才好！”吴荻感慨，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好故事，好故事，人们都扔了，太可惜。

聂隐娘评书出版物含4张CD，评书全部录音，张弥迪书法与装帧设计，陈花现插画创作。张添羽摆上众筹平台，历时30日，共计189人参与，筹得119254元。这套评书出版物预计4月中旬完工、面世发售。

“稍微高雅的通俗艺术”，吴荻如是定位他的评书。当下最大心愿，便是丙申猴年能说完完整整《西游记》。

长期从事教书，吴荻笑言心态比年轻人更年轻，对澄书馆未来观众信心十足，爱和有想法的年轻人一起玩。他活得舒服自在，整日忙碌的皆是兴趣爱好，“忙世人之所闲，闲世人之所忙”。

